

The Mr. and Mrs. Robert P. Piccus
Collection of
Fin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Thursday, 18 September 1997



CHRISTIE'S
NEW YORK

畢格史收藏的中國古典家具

柯惕思

盡善盡美的家具典藏

畢格史夫婦的中國家具和文人雅玩是其二十多年來在最重要的中國古董貿易中心—香港—精心收藏的成果。一九八五年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出版以後，香港的古董市場上不久便出現了黃花梨木的明式家具。這為此後十年亟欲在最後尚未開拓的中國藝術領域中尋求新大陸的人提供了一個絕佳契機。二十世紀初在北京曾經有過相同的收藏熱潮，可以說是西方人收藏中國古典家具的“黃金時代”。畢氏的收藏大致上承襲了早期西方收藏家的品味。其收藏也展現了中國人對古典家具的美麗素材和完美結構的歷久不衰之嚮往。

本目錄中的許多作品均材美工良，堪稱傳統家具設計的典範。例如一對黃花梨木的四出頭官帽椅（拍賣編號18），其扶手、鵝脖和後腿上段的曲線自然柔婉，顯然是出自名工之手。波狀的椅子靠背，起伏跌宕，不僅較單彎的靠背舒適，而且充分地表現出黃花梨木秀美而離奇的同心圓紋理。椅座下的正側面飾有超逸空靈的壺門形券口牙子，採用的是複雜的格角榫走馬銷結構。這對椅子是由分散的部件所結合的整體，表現了精益求精的嚴密造型。

沉靜的黃花梨琴桌（拍賣編號80）是桌案基本類型中的上品，外表樸實，做工精良。而其有趣的特點是在近乎奢侈的用料，雲形的牙頭和牙條均從同一塊整板上割出。黃花梨圓角櫃（拍賣編號16）高大平穩，典雅凝重，兩扇櫃門上的木紋生動有致，相映成趣。黃花梨頂箱立櫃（拍賣編號56）材料厚重，造型樸實，更顯得氣勢雄偉，配上柔婉起伏的牙條和華麗的白銅飾件，既堅固實用，又不失富麗華美。

王世襄的劃時代巨著介紹許多以前西方收藏中所沒有的家具類型和裝飾手法。此後，很多同類的家具開始在香港的古董家具市場上陸續出現。畢氏的兩把精巧的龍紋交椅（插圖1，拍賣編號29）即是在一九八八年購入的，與王氏書裡紀錄的天津博物館的那一把完全一樣。龍紋交椅的結構獨特，裝有合頁的座面可以向上折起。木條組成的座面不僅舒適而且較一般繩編的座面經久耐用。雖然不能像繩編的座面那樣完全拆扁，但也足以方便的收存或是扛在肩頭攜帶。

畢氏近年來的另一件發現是一張黃花梨折疊酒桌（拍賣編號74），桌腿可以拆裝，用合頁連接的牙條可折至桌下。此類易於拆裝的桌子體積緊湊，既便於收存，又可以迅速地組裝以備一時之需，因此非常實用。小件的同類家具可以攜帶去山中野遊。據知香火繁盛的寺院裡往往存有數百把軟木料的折疊小桌，在特殊的場合可以支起，閒置時可折疊放入大木箱裡。

黃花梨的聯二櫈（拍賣編號54）實屬罕見，完全沒有用舊料重做或是改做的痕跡。或許可視為一九九四年拙文裡的那件令人費解的“供桌”之早期形式。晚明小說《金瓶梅》的插圖裡所繪的一件陳設著牌位和香燭的類似神龕的家具（插圖2）即與畢

氏的這一件相似。木工手冊《魯班經》裡畫有小姐的繡房裡面也有一件幾乎相同的帶抽屜的供桌。

搭腦出頭而扶手卻不出頭的黃花梨官帽椅（拍賣編號40）是較少見的古老的家具類型。長方形靠背的官帽椅通常或是搭腦和扶手都出頭或是都不出頭。畢氏收藏的官帽椅屬於較為罕見的類型，是僅有的幾件存世品之一。從明代的百科全書（插圖3）和其他書中的插圖看，這種樣式曾經是那時常見的類型。

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拍賣編號72）由於座面較低較寬，所以被認為是肩輿上的轎椅。從古書的插圖和清代造辦處的檔案裡都可以看到低座面椅子有時也用做小船上的座位。無論如何，在行進中這類椅子較重心高的普通椅子穩定。

飾有雕刻華麗的欄板形似寶座的黃花梨麒麟紋寶座椅（拍賣編號99）很可能是現代各種宗教儀式中抬著佛道神像遊行於街頭的肩輿一類的坐具。十八世紀的一組十八羅漢圖裡繪有一件樣式相同但略窄一些的椅子，有著高高的座，雕花的欄板和端飾。有趣的是畢氏的這件椅子靠背的搭腦上雕的是神氣活現的二龍戲珠。兩側的欄板上還有兩條龍拱衛著正中的座位，彷彿給椅子上的人以無上的尊嚴，使人想到皇帝的寶座。雕刻的紋飾圖樣包括鴛鴦、荷花和象徵新婚、和睦和多子的神獸麒麟，所以這也可能是婚禮上用的肩輿。

雖然寶座式的椅子繁瑣華麗，可是畢氏收藏的大多數家具卻是樸實無華。崇尚簡練淳樸的絕好實例是無束腰四角裝直腿的家具。這種家具模式至少從明代起就稱做“四面平”。宋代的很多畫中的有精巧的雲形腳的四面平家具可能是一種較早的形式。畢氏收藏中即有三件四面平式的家具。兩件是黃花梨桌子（拍賣編號41，17），另一件是黃花梨獨板圍子羅漢床（拍賣編號94）。

格角榫的黃花梨條桌（插圖4，拍賣編號41）的桌面是寬大的獨板，厚重的邊框和粗實的桌腿與平行的牙條成圓角相接，流暢連貫。由於桌腿和牙條交結的曲線加上凸起的馬蹄桌腳與方硬的輪廓線相互諧調，整體結構看似簡樸，卻不僵硬。其用料十分寬綽，可能是明代晚期所生產的，因為當時黃花梨木的材料供應相當充足。

四面平的家具在明代的木刻插圖裡屢見不鮮，顯示為當時常見的式樣，可是存世品卻十分罕見。雖然無根的造型堪稱是典雅的範例，但是正因為沒有牙子、枨子或是霸王枨等輔助加固結構幫助緩解長桌腿帶來的拉力，所以桌面框架與桌腿的連接之處不可避免地開裂損壞。畢氏的四面平條桌修復前即處於此種狀況。由於多年使用過程中所產生的平行應力，使連結桌面和桌腿的榫卯結構開裂，緊貼在桌子四角的牙子後面加有榆木枨子用以穩定搖晃的桌腿。整個條桌現在全部翻修，拆除枨子，填整榫卯，又恢復了原有簡練的外觀。

黃花梨獨板圍子羅漢床（拍賣編號94）的顯著特點之一為其四腳的足端略向內展形成牙腳。三面的床圍都是光素的獨板，採用無立柱連結，與舊藏於伯尼氏現藏於洪氏的一件馬蹄角屏風圍子羅漢床形成鮮明對照。艾克的書裡有一件與此相同的四面平羅漢床，圍子也是獨板。

很多稱為明式的家具其實在宋代已經出現，這些傳統樣式此後一直延續到清代。不過，可以看到隨著清初的經濟繁榮，家具的風格也產生微妙的變化，出現了一種追求外觀纖細精美和採用倣古裝飾花紋的傾向。在當時，大多數裝飾藝術中都有同樣的傾向，楠木面板的黃花梨條案（拍賣編號15）即是很好的例證。條案的牙條、腿子和橫枨上剔出的弦紋線條清爽流暢，牙頭上雕出古玉上常見的鳳凰紋樣（插圖5）古色古香。紫檀束腰長方凳（拍賣編號76）的裝飾手法含蓄沉穩，可能是受了古代青銅方鼎的啟發。高置的橫枨和格肩榫的矮老構成一對窄長的方孔，使人聯想起古老的饕餮的抽象紋樣。

雍正五年（1728）王海命令造辦處製作楠木或是漆木的大型倣竹式杌凳。畢氏收藏中有不少倣竹式的硬木家具，包括鐵力木的小方桌（拍賣編號71）、鐵力木滾凳（拍賣編號12）和黃花梨大方禪床（插圖6，拍賣編號57）。雖然有些最古老的家具是竹製的，但是倣竹式的硬木或軟性木料的家具卻到清雍正年間才出現，當時的文獻和瓷器的花紋以及宮廷繪畫都證實了這一現象。用珍貴的木材倣製普通的竹家具也許可以看作是當時社會富足的映照。

製造家具的珍貴木材

畢氏收藏的家具其用材種類之多乃絕無僅有。黃花梨和紫檀在今天的中國古典家具中最引人注目，但是自古以來其他眾多硬木也倍受珍視。明代鑑賞家認為烏木、鐵力木、楠木和黃楊木都是製作家具的良材。十七世紀學者屈大均紀錄了海南島所出產的二十多種珍貴紋木，其中很多都適用於製作家具。雍正朝的造辦處檔案也透露出宮內的家具大致上也使用各種木料，包括花梨、紫檀、鵝鵠木、楠木和塗漆的軟木料，並且混用不同的木料。

不過，根據存世家具中比例的簡單來看，黃花梨木一直是最受喜愛的熱帶硬木用以製作精美家具。優質的黃花梨表面光亮潤澤，花紋美妙多變，華麗的顏色從稷紅到金黃不等。黃花梨的冊頁盒（拍賣編號14）採用的是精選的優質木料。箱蓋是一塊整板，光滑璀璨，木紋呈水波狀，起伏蕩漾。箱體四周的板材和箱蓋不僅用的是同一塊木料，而且拼接巧妙，保持了連續完整的木紋。屈大均曾記述出產自海南島的花梨廣泛的用來製作床榻、屏風和桌案，但是這種香木繁多的顏色、紋理和致密度顯然是出自印度支那地區的幾個不同的樹種。目前黃花梨木的大料都出產在越南，用於製作家具。

比黃花梨木更名貴的是紫檀，其質地極為致密，入水即沉。自古以來，人們就用紫檀的深紅色做染料。古代的文獻記載著紫檀主要出產在印度支那，也有一部分出產在華南的熱帶森林中。屈大均在十七世紀寫道：紫檀在海南島以重量論價，廣東製作的紫檀器物遠銷中國各地。幾年之後，於一七一一年，耶穌派教士胡安·何塞·代爾噶多抵達馬尼拉，他也紀錄了菲律賓有一種被中國人看重的木材叫做“廷達羅”：「據說在中國“廷達羅”按重量論價，與白銀等值。他們用這種木材製成各種珍奇的書桌、椅子和凳子，他們還懂得經常用鹽水洗滌，使木料保持血紅的顏色。若不注意照料，木材經過一段時間會變成黑色，但是仍然很光亮，可打磨如鏡照出自己的臉。」此段話裡所指的很可能就是中國人所稱的紫檀木材。

不過，也有些人指出菲律賓出產的這種木材只可能是紅木。折疊式的閱讀架（拍賣編號82）是一件很好的紅木器具。有意思的是至今還沒有發現在清代中期以前使用紅木這個名詞的記錄，不過與此同時紅木的同義詞酸枝卻開始在中國南方出現。新加工的紅木有一股酸氣，故稱為酸枝，這也正是紅木與有香味的花梨和紫檀的不同之處。鑑賞家們較為主觀地以黝黑光亮的表面和獨特的“蟹爪紋”來形容紫檀，所謂蟹爪紋很可能指的是紫檀木縱切割面上交錯紐紋的花紋。有一種淺色的紅木稱為“白酸枝”，與黃花梨很難區分。

屈大均還指出鶴鶻木產於海南島，自唐代以來一直是貢品。此外他認為紅豆一詞在一雍正朝的造辦處檔案裡常常紀錄有這種木料—與相思木和鶴鶻木是同一種類。在福建發現了很多的鶴鶻木家具，據說在當地發現了鶴鶻木的七個不同樹種。這七種樹的木質幾乎看不出甚麼區別—原為摩勒氏舊藏後歸畢氏收藏的四把燈掛椅（拍賣編號26）即是很好的例證—但是每一樹種的葉子的生長形式各異。因此我們不應該因為遇到很多有關這些樹種的詞彙而感到驚異。

深稜色的鐵力木常常被錯認成鶴鶻木，其實鐵力木並沒有鶴鶻木那種深淺相間的鮮明紋理，其木紋纖維的質地也遠較後者粗糙。過去廣東出產大量的鐵力木，其中不乏大料，多用於造橋建房。海南島出產的鐵力木數量更多，據說多到當地人用來燒火。鐵力木經常用來做黃花梨和紫檀家具上的擋板以及抽屜的幫和底，證明鐵力木是一種次屬的木料，可是在廣東以北的地區，鐵力木仍然被看做貴重的硬木，大量地用於製造精美的家具，目錄裡的滾凳（拍賣編號12）、小方桌（拍賣編號71）和筆筒（拍賣編號35）等都是用鐵力木所製作的。

楠木是闊葉喬木，樹幹高大，在四川、雲南和海南島都有大量的生長。經過打磨的楠木表面光澤細潤，紋理緻密，呈柔和的青褐色。楠木在南方常常用於建築，但在北方和清代的造辦處卻也是製作家具的名貴木材。雖然存世的楠木家具不常見，但是在桌案和櫃子上常常可以看到楠木的面板和抽屜。飾有鳳凰牙頭的黃花梨楠木條桌（拍賣編號15）即是一例。

烏木的樹直徑甚小，既使經過多年緩慢的生長也很少能超過三十厘米。烏木的木質極脆，但紋理細膩，顏色亦因有幾個不同的種類而各異，有的深黑，有的帶有黑褐、黑灰相間的花紋。由於料小性脆，所以通常不用於製作家具，但是卻適於製作珍貴的小件器物。烏木框紫檀門扇的圓角櫃（拍賣編號25）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修長的框架黝黑烏亮，花紋細密，具有烏木的典型特徵。

雍正朝造辦處的檔案有各種名貴硬木摻和使用的紀錄：當時製作的有各式各樣的楠木面紫檀桌、楠木面（黃）花梨桌、紫檀面紫檀牙子的（黃）花梨桌和紫檀牙子鶴鶻木桌等供應宮廷的需要。檔案中還有要求節約使用楠木和紫檀的幾道諭旨，暗示出皇家庫存的木料日漸匱乏。因此木料的摻和使用不僅是新的裝飾工藝，很可能也是應付材料短缺的變通辦法。乾隆末年御庫房裡的紫檀幾乎銷耗殆盡，很多十八世紀的宮廷式的紫檀家具都是採用包鑲或是利用舊料改製的。

不過，在混用名貴木料製成的畫案上卻絲毫不看出節省的意圖，有些地方甚至是奢侈地用盡大塊木料。畫案的牙邊和牙頭上的紋理從淺褐、深褐直到黝黑，深淺相間，與馬達加斯加的烏木很接近，但也可能和稀有的虎斑木，即明代和清初文獻裡提到的虎赤木，屬於同一類。畫案的木料看起來是取自橫圍直徑較小的樹木，因此邊框、案腿和牙條等各個部件的寬度都不超過八厘米，有些部件上還帶有接近樹皮的乳白色部分。黃花梨的獨板案面（寬63.5厘米）非常寬大，世所罕見，下面是一條與案面長度相同的豎帶和密集排列的數條橫帶，形成結實穩固的結構。整個面板的背面塗有一層厚厚的漆。畫案的堅實結構和珍貴材料說明這件家具非同尋常，很可能屬於一位勤奮而又講究的文人雅士。

精密巧妙的榫卯結構

古代的木工技藝一直是中國古典家具中令人神往的一面，木工運用巧妙的構思創造出傳奇般的榫卯結構。中國的工匠從基本的榫卯結構中天才地發展出千變萬化的各種形式。隨著對中國古典家具的深入研究，新的榫卯結構仍不斷地被發現中，而且往往使復原工作中的木工贊嘆不已。

夾頭榫

夾頭榫實際上是連結桌案的腿子、牙邊和角牙的一組榫卯結構，因為牙頭和牙邊很少會用一塊整料做成（參看拍賣編號74局部）。雖然這種工藝有缺點，因為牙頭受到橫向壓力時容易折斷，但是黃花梨等較堅韌的木料能夠承受這種結構產生的應力。

更善於應變的木工會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單獨連結牙頭。長條桌（拍賣編號95）上的一對雲形牙頭及長牙邊就是這樣地被連接起來。每個牙頭用裁榫嵌入牙條來固定（插圖7a）。

黃花梨夾頭榫畫案上的鏤空鳳凰牙頭（拍賣編號91）的根部也是嵌在牙條上，鳳凰的頭壓在牙條上以求保持同一木料上的花紋的完整，並掩住結縫處以免影響美觀。其他的標準模式還有合掌榫結構（插圖7b-c）。考慮更為周密以能承受使用中產生的強烈的應力可採用銀錠形榫的連結（插圖7d）。

在修復這件條案時發現了夾頭榫結構裡有一個銀錠形暗榫，鎖住整個插肩榫的牙頭，牙頭的背面又有一道淺槽固定住桌腿（插圖7e）。

由於烏木產量少，材料緊缺，所以黃花梨烏木條案的牙頭是由兩塊烏木拼成，中間用銀錠銷扣鎖。銷子藏在腿子的夾頭榫後，無礙觀瞻。牙頭的上邊用兩個銀錠榫和牙條背面連結（插圖7f）。

椅子牙邊

椅子的牙邊也採用了相同的工藝。依靠膠和單面格角的合掌式結構（插圖8a）十分常見，但是不如更為牢固的結構那麼複雜。圖8B是黃花梨官帽椅（拍賣編號18）券口牙子的連結形式，其兩側的角牙各有一個銀錠榫頭插入上側牙條背面的銀錠形槽裡與背面齊平，當兩條牙邊互相推緊時榫頭的楔形把合掌式結構的兩個斜邊緊緊地鎖成一體。畢氏從前收藏的一把椅子上採用的是另外一種做法，邊側牙條上的榫穿透上側的牙條，然後嵌入椅子座框的淺孔裡。

走馬銷

黃花梨無束腰禪床（拍賣編號21）的牙條和圓腿的交代採用了走馬銷。每根牙條的頭上裁出兩個銀錠榫，裝配時先把下面的榫頭插入榫眼，然後向下推動直到兩個榫頭完全鎖緊（插圖9）。黃花梨的床圍也採用了同樣的走馬銷固定。

銀錠形牙條穿銷

紫檀束腰長方凳（拍賣編號76）的榫卯是用銀錠形長銷穿過牙條背面與座框的底面交結的普通穿銷的複雜的變體。雙格肩的矮老緊密地嵌在枨子和牙條之間，其背後的直穿銷穿過牙條背面的銀錠形槽，納入座框底面的榫眼裡（插圖10）。這種既美觀又牢固的連結工藝乃不可多得。

合掌式楔釘榫

合掌式楔釘榫通常用於連接圈椅的弧形扶手以及圓桌（參看拍賣編號33）和圓凳的邊框，也可以用於多節長枨的連接，或是加長朽毀的桌椅腿。已知的有幾種方式。標準的合掌楔釘榫是用楔形的銷釘把兩片榫頭鎖在一起（插圖11b）。另一種較少見的採用暗榫的變式要求木工的技術高度精確，但是更牢固穩定，而且美觀。還有一種罕見的形式是兩個榫一明一暗（插圖11c），似乎沒有甚麼明顯的優點，但是卻表現了中國匠人的富於創造微妙變化的才智。此次拍賣中的一把鶴鵝木圈椅（拍賣編號49）採用的是另外一種微妙的合掌式楔釘榫。楔釘斜著插入兩片榫頭之間，產生的雙邊拉力把兩個榫頭鎖得嚴絲合縫，緊密無間（插圖11d）。

在畢氏夫婦的收藏的這一期間，中國家具的領域裡發生了許多變化。畢氏收藏的簡短歷史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而開始，以香港的回歸而告結束。這一段不平凡的歲月很可能成為中國家具收藏的“黃金時刻”而深藏在人們的記憶之中。畢氏的收藏得益於這一時刻，同時也得益於收藏家本人的機運和盡善盡美的品味。



fig. 1



fig.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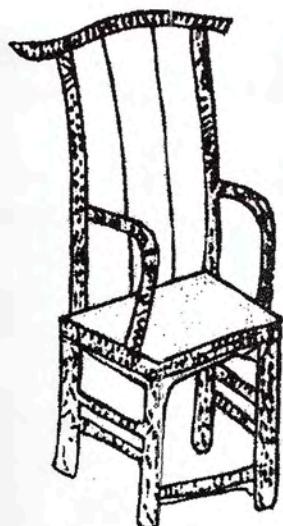


fig. 3



fig.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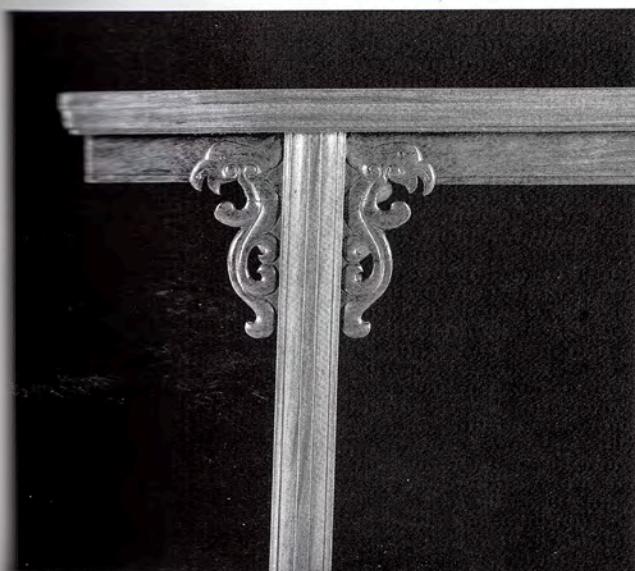


fig. 5



fig. 6